

介绍一批新发现的清末名人信札

武新立

一九七九年底河北省冀县五金厂的郑云彩同志，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包清末名人信札，经过清点，共得各式书信二十五封，其中有失名残信数纸。这批信札多为亲笔手书，间有部分眷清件。所用纸张都是绘有仕女、花鸟等图案的精美花笺。因考虑到它是一批珍贵的原件，故不久便转给了第一历史档案馆购存。历史所图书馆藏有复制件。

这批信件，因为写信人与收信人的重要身份和它的重要内容而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手材料。

书札的作者是左宗棠、李鸿章、金顺、李宗羲、丁宝楨、文煜等人，都是名声赫赫的清末重臣。收信人题曰“子和”，子和即李鹤年，也是一位清末有权势的大臣，《清史稿》卷四五〇中载有他的传记。中称：李鹤年，字子和，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县）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由编修改任御史，转给事中。同治元年，授常镇通海道，署河南按察史，调直隶，授布政使。四年，擢湖北巡抚，调河南。时逢捻军起义，因镇压有功，赐头品顶戴，照一等军功议叙。十年，擢闽浙总督。十一年，署福州将军，兼署巡抚。光绪元年，调河东河道总督，兼署河南巡抚。七年，授河南巡抚，仍兼河督。十年，坐事降职两级任用。十三年，署河督，

因河道决口发军台效力，未久释归，赏三品衔。十六年，卒。宣统元年，开复原官。史称鹤年有知人鉴。少与军机大臣文祥同学，又与金顺同乡里。他所选拔的豫军统领宋庆、张曜，后来均成名将。起用曾国藩于家，即其奏荐。

这批信件的制作时间，集中于同、光之际，正是李鹤年任福州将军兼署巡抚，及任河东河道总督兼署河南巡抚时。其内容俱系公事，不涉私交间语，多为作者亲身参与或亲自经办处理的有关当时内政外交、文治武备的重要史事。比如其中就有关于左宗棠西征及日本侵略我国沿海与台湾的信件数封。兹分别介绍如下：

关于左宗棠西征时的信札。

为阻遏俄、英对新疆乌鲁木齐、伊犁等地的侵略及讨伐阿古柏，左宗棠于同治末光绪初受命督办新疆军务，率兵进军新疆，先后收复了乌鲁木齐、和闐等地。受俄、英怂恿和支持的阿古柏，在清军的打击下，于光绪三年兵败自杀。左宗棠这次西征，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抗御外敌，立下了功绩。金顺在同治十三年六月接替乌鲁木齐督统景廉职位前后，与左宗棠互为声援，并行西进，协助左宗棠征战，也建有不少战功。他们二人为这次战事都有书信给李鹤年。这里见有两封，左、金各一封。全文抄录如下：子和仁兄大人阁下：

迳启者，前奉旨指拨尊处各款，曾饬西征粮台派员迎提。兹据粮台呈报，所有催提之款，迄无报解消息，焦盼何言。敝军出关需饷，至亟且钜，接济偶有不敷，戎务即多窒碍。前此所以屡次渎咨、委员刻期守催者，非得已也。现在出关，马步各队已会集凉州，整军待发。前路后路及军粮军装各事宜，千头万绪，需用极繁，惟望协款早来，庶可速戎机而维时局。伏冀轸念时艰，移缓就急，立飭分拨大批，发交来员赶解来甘。其应协甘饷并希源源筹解，以济眉急，实为至幸。想阁下抱公忠体国之素念，九重宵旰之勤，悉弟处

支绌之状，必不肯膜视也。翘首待命，曷任悚惶。除详具公牋咨达外，专此敬请台安！并惟盖照不具。

愚弟左宗棠顿首

子和仁兄大人麾下：

（同治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连奉惠书，欣悉贵军于三、四月间获捷，已将首恶痛加惩创，以后自易著手，想现在俱已妥适。行见海疆重定，玺书褒美，宸眷优崇，翘首铃辕，舛欢轩鼓。弟自六月接管景军以来（指同治十三年六月接管乌鲁木齐督统景廉军事），整顿裁并，目前始有眉目。奇古济一带五六七三个月缺雨，收成歉薄，屯采所得之粮，仅能敷数月之食。专恃驼运，后路之粮，奈驼染蹄黄瘟灾，病乏过多，竟未能将后队调齐，殊深棘手。自巴里坤迤西各站，多有山口与乌垣吐鲁番相通，屡有零贼窜扰。派队追剿，虽小有战擒，究未能痛惩。昨日又有马步贼二百余名，劫掠新地屯所，当派马队入山穷追，幸获全捷也。补颦中丞进驻台湾，通筹全局暨全省事宜，均劳苒画，尚祈随时珍重为荷！肃此复贺，敬请捷安！诸希勋鉴不具。

乡愚弟金顺顿首

据史书记载，此次远征作战，所需既急且巨，筹办粮款十分艰难，成了整个战事行动成败的关键。为此，早在同治七年十月，清廷即明令各省速拨西路军饷，只是各省迟迟不予调拨，才使左宗棠等焦急万分，深恐贻误戎机，不得不于同治十三年十月再次奏筹西攻饷糈，吁请各省“移缓就急”、“以济眉急”。此两信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写给李鹤年的。是左宗棠等苦心筹款的又一例证。李鹤年接信后，即在左宗棠信中批示：“来书迫切之至，即复，并行司迅筹拨解。”

关于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的信札。

同治十年，琉球渔船遇风漂流至台湾，与当地入发生冲突。

同治十三年三月，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借口琉球人在台湾遭
难，出兵犯台，遇到台湾人民的坚决抵抗。同月并遣舰至厦门，
声称借地操兵，进行挑衅。四月，清廷派沈葆楨为钦差大臣，办
理台湾海防。五月，日军占领牡丹社，意图深入。其兵船游弋于
闽江口外，进行威胁。七月，日本使臣来北京谈判台湾事件。九
月，经英使威妥玛调停，达成中国赔款五十万两，日军退出台湾
的协议。十月三十一日，在北京正式签约，完结了此事。

有关这次事件的信件，这里见有五封，其中有李宗羲一封，
文煜二封，李鸿章与失名氏的残信各一封。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
并北洋大臣，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李宗羲为两江总督，
文煜又是一个十分了解内情的人。所以，他们写给李鹤年的信，
内容丰富，涉及了这次事件的各个方面，诸如日美勾结侵犯我沿
海及台湾情况、台胞反抗情况、清廷对日方策与有关交涉事宜、
清军武库空虚及互相拆台情况等等。兹全文抄录如下：

子和仁兄年大人阁下：

本月二日（同治十三年七月）展诵手书，敬聆一切。南
路卑南等番社，既愿薤发归化，倭人窥伺之心，自必渐知
欽戢。其迤北一带番社更多，虽驯悍不齐，果能乘此设法一
手办定，似更妥善。柳原（指日本特使柳原前光）携带国书
赴京，以修好为名，于上月（同治十三年六月）初三到江海
关沈道（指沈葆楨）处辞行，旋搭船北上，在津往见李中堂
（指李鸿章），略为谈论，即行晋京。近闻总督意欲俟其到时，
先向诘问台事，台事可了，方能呈递国书。并拟将日本与中国
立约起至现在，叙一事由始末及彼此照会，宣布各国。晤
论之时，即请泰西各使公评曲直。惟日内如何辩论，尚未接
有总督确音。柳原复总署一函，兹特抄寄。该使随后复有照
复一件，则更属强词夺理，兹一并录呈密览。肃此奉布，敬
请台安！

年愚弟李宗羲顿首七月初八日

子和仁兄大人阁下：

倾接通商总局司道处据厦门坐探委员处报，日本又到轮船五、六号，在琅□海面，并在岸上筑造铁屋等情，想尊处已接有此件。如须转达总署，敬希挈名会致为禱。专肃祇请勋安不一。

愚弟文愷顿首初八

子和仁兄大人阁下：

倾接幼帅（指沈葆楨，字幼丹）来函云：柳原向总署狡赖，李伯相（指李鸿章）抄示甚详，嘱向尊处索观，想尊处已接有此件，祈掷示为荷。肃此敬请台安！

愚弟文愷顿首廿七

子和年老前辈大人阁下：

初二日泐复一函，计可达览。倾复奉四月十一日惠书抄件，敬聆一一。日本構兵生番，全以美人李让礼为谋主，其兵船主亦多用美人。是以敝处前致总署函中，有商请照会美国，查照条约撤回李让礼等，以为釜底抽薪之法。倭使柳原前光到沪后，应敏斋会同沈道诘问兴兵之由，该使一味推诿，情词闪烁。嗣伟如方伯过沪，复与办□□□□略，未知果就此转圜否？兹读抄寄四月初三日疏稿，洞悉夷情，预备防范，极为周密。至尊论务使理屈在彼，不令衅开自我，深识远虑，尤见谋国之忠。弭戎上策，不外是矣。敝处购制枪炮子药，存储无多，昨经函商幼帅，若有需用，尽为酌量调拨，当勉力接济，以备折冲也。纪南军门因接替乏人，现尚未准入觐。渠在直统带该镇练兵，并无旧部老勇。若无事时，令其早往布置，尚可有为。临敌隻身远行，情形不熟，转恐贻误，卓裁以为何如？专泐布复，敬颂勋祺！摹壁晚谦不具。

子和仁兄年大人阁下：

廿五戌刻奉十二日申刻函，敬悉种切。日本添兵到台，美酋不顾公法，同恶相济，是宜诘问该国公使，不必因循含忍，以长其轻视中国之心。造库储器，挈匠携农，彼以为番境唾手可得，而生番竟能拒敌杀人，斯亦奇矣！日本官军渐集，幼帅拜折后，想已东渡部署。诚如来示所云，万一怙终不返，势不能不专意用武也。敝处前接尊致总署调船函稿，即飞械吴道大廷准备以俟。查此间造成轮船五号：“恬吉”太小，不能出洋；“威靖”甫经获漕回，舱板已坏，尚需修理，操江已归天津；“海安”船大，吃水二丈二、三尺，吴道言台湾礁多，万不能去。倾已定发测海兵船，总署信到，即行随后；“威靖”工竣，亦可添派。至火药，金陵局向不制办。沪局新设，药才于四月初五日开碾，每日仅得药三百磅。敝处操演，尚不敷用，殊无以接济尊处。（此下李鹤年批曰：“南洋大臣自宜统筹，金局悭吝乃尔，一笑！”）。闻天津局势较大，请试商之。少荃中堂（指李鸿章，字少荃）何如？目下尚未显与决裂，即速托人至香港一带购买，或可应急。其购备船械各节，除由闽省存款动用外，不敷之数，准暂借洋款，以应急需。政府诸公，亦知各省财力奇绌，罗掘早空，万难筹集钜款。即使部中勉强指发，亦恐催解不前，缓不济急，势不得不出于此也。幼帅计已抵台，前敌情事日有变迁，倾闻伟如方伯过沪，与倭使柳原约法三条，如可就此转圜，免生枝节，亦属幸事。惟牡丹等会晤，情词又极闪烁，诚如尊虑。其为阴谋诡谲，意图占据，已可概见。事关东南大局，无论兵端果开与否，自应先事绸缪，预为部署。昨由沈幼帅咨送会筹台防现办情形，疏稿所论‘联外交，购利器，储人才，通消息’四端，盖尽周详，皆为目前至

要之者。伏读再四，钦佩无量。……（下缺）

此外，这批书信中还有关于钱粮税收、治理黄河等等的内容，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材料。

《杜甫全集校注》讨论会 在河南巩县举行

山东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巩县杜甫故里纪念馆联合主办的《杜甫全集校注》讨论会，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至八日在杜甫故里——巩县举行。出席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高等院校、出版社、科研单位、杜甫纪念馆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七十多位代表。

讨论会由《杜甫全集校注》主编萧涤非教授主持。

大家还着重探讨了如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大作家集的读者对象：有的同志主张校注本应雅俗共赏，照顾各方面读者需要；但多数同志认为大作家集校注应反映古今研究成果，主要是提高的，强调校注本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人员。

二、关于“集大成”：与会同志都赞成校注应该做到集大成，“毕其功于一役”。如何集大成？多数同志提出，集大成主要是要善于吸收前人研究的合理成果，博观约取，取精用宏，不等于“有文必录”，兼收此蓄。而前人有代表性的各种异说也应选收，作为备考。

三、集思广益和成一家言：不少同志强调说，历来重要的杜诗注本，如钱谦益注本、仇兆鳌注本等，既是集大成，又是成一家言的，《杜甫全集校注》也不宜采取纯客观态度，应有自己的“个性”。因此，建议校注者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创见，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次讨论会还专门安排了一次大作家集校注组的情况交流，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辛弃疾等六个全集校注组汇报了开展工作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分别简介屈原、陶潜、白居易和王安石、陆游、汤显祖、龚自珍各全集校注组的简况。会上，各校注组普遍反映借阅善本书和复制资料困难，影响工作，呼吁图书馆为“中国古代大作家集”校注工作提供方便。

· 陈建根 ·